

珍藏版

魔
箫

邪

太白文艺出版社



柳殘陽作品全集(之二十二)

魔 箫

(台灣)柳殘陽 著

敬爱的大陆读者：

本人高见几，笔名柳残阳，这次我的作品有机会在大陆出版，我感到甚为荣幸，遗憾的是我的笔名在大陆屡被侵权者盗用，竟多达数十种。市面上还出现了“柳（我）阳”、“柳残（阳）”等鱼目混珠的书，为防伪冒，特开列以下我1961年至1994年所著武侠小说书目，请广大大陆读者鉴别。

柳残阳武侠小说书目

- 一、《烈日孤鹰》
- 二、《麟角雄风》
- 三、《巨灵出阵》
- 四、《眨眼剑》
- 五、《江湖之狼》
- 六、《牧虎三山》
- 七、《阎王梭》

- 八、《铁面夫心》
- 九、《忠义江湖》
- 十、《关山万里飘客》
- 十一、《血魂山之誓》
- 十二、《大雪满弓刀》
- 十三、《屠龙手》
- 十四、《追魂帖》

- | | |
|--------------|---------------|
| 十五、《洪门传奇》 | 三十五、《竹与剑》 |
| 十六、《怒剑狂火》 | 三十六、《大龙头》 |
| 十七、《索命鞭》 | 三十七、《火符》 |
| 十八、《青龙在天》 | 三十八、《傲爷刀》 |
| 十九、《天宝志异》 | 三十九、《神手无相》 |
| 二十、《血魄忠魂困蛟龙》 | 四十、《修罗七绝》 |
| 二十一、《铁剑丹心》 | 四十一、《幻剑毒刃》 |
| 二十二、《魔箫》 | 四十二、《星魂》 |
| 二十三、《金家楼》 | 四十三、《血斧》 |
| 二十四、《独尊劫》 | 四十四、《劫后恩仇》 |
| 二十五、《渡心指》 | 四十五、《金雕盟》 |
| 二十六、《雷之魄》 | 四十六、《荡魔志》 |
| 二十七、《生死锤》 | 四十七、《霜月刀》 |
| 二十八、《邪神门徒》 | 四十八、《拂晓刺杀》 |
| 二十九、《如来八法》 | 四十九、《剪翼》 |
| 三十、《邪神外传》 | 五十、《七海飞龙记》 |
| 三十一、《苍鹰》 | 五十一、《千手剑》 |
| 三十二、《十方瘟神》 | 五十二、《铁脚媳妇》 |
| 三十三、《天魁星》 | 五十三、《伤情箭》 |
| 三十四、《大煞手》 | 五十四、《血刀江湖载酒行》 |

目 录

第十六章	(315)
第十七章	(343)
第十八章	(364)
第十九章	(386)
第二十章	(408)
第二十一章	(432)
第二十二章	(455)
第二十三章	(477)
第二十四章	(499)
第二十五章	(520)
第二十六章	(541)
第二十七章	(562)
第二十八章	(583)
第二十九章	(605)

第十六章

两人都有与对方较量的意思，所以皆未亮兵刃，双方赤手空拳，打得激烈难当。

很快的，五十招迅速过去了。

敖子青身形晃闪中，冷冷的道：

“白门主，在下这两把式，够陪你玩好一阵子了吧？”

白尊一言不发，身形尽量减少移动闪跳，双目怒睁，出手之间，却越形猛烈！

当然，面对此等天下最强的高手之一，敖子青是不敢有丝毫狂妄疏忽的，他口中虽然刁损嘲讽，骨子里却异常谨慎！

白尊的身法也越发快了，他双掌猛挥，往返扫拍，风声呼呼，劲力澎湃，似巨浪漫空，狂飙横拂，甚至连他的人影也看不真切……

二人的争斗似乎已经呈胶着状态，一来一往，有时急攻快打，有时竭力保持着平衡。

另一边——

整个山坡上，兵刃的寒光闪耀，驱体的跌滚沉闷，夹杂着利刃切入骨肉中的“噗嗤”声，人们自丹田的怒吼，与

惨号，一个个人影在追逐，在扑腾，一条条的生命在陨落
.....

人在翻滚哀号，其声惨厉的有如狼嚎鬼哭，一幕悲惨的景象又凄怖地展开了，好一场可怕而令人难以忘怀的修罗图啊！

刀邪奇禹与苦心鬼头施少云猛打的难分难解，两人正在电掣一般往来闪移，神速无匹的交互相击，神火剑精莹的光芒，闪耀着炫目的光辉，与两团急速滚动的银球融为一体。

金狐狸易建航与鬼斧黄天两人实力也相当，易建航的三节棍正泼风似的倾力施展他的绝活，以生平之力，抵挡着他眼前的强敌！

神铃葛全浪面对两大高手尤昭以及官蔚，忽而上穹碧落，下过黄泉，忽而右掠右射，纵横无间，这三位武林中顶尖高手之斗，看来尚要一段悠长的时间才能分出胜负呢！

金狐狸的武功，虽然足可称为江湖中第一高手，比起鬼斧黄天来还差一截，但是他凶猛泼辣，他闷着头狠干，黄天却奈何不得，情势异常火爆！

宛似六丁神胎下凡般的神铃葛全浪，乃为大雷教的三大护教之一，三人中只他一人前来，可见其本身实力，他武功沉厚精绝，遇事镇定冷静，而他外家修为之深，在大雷教亦是佼佼者。

他面对的梅林门两大高手，全是狠角色，但都是靠不近身，其它的梅林门兄弟就更沾不上边了，他确有万夫不

当之勇。

只有驼叟康易是身陷重围了，他身上带了几处浮伤，又遭梅林门的数十名大汉攻杀，他身经百战，早将生死置之身外，翻身回舞，一下左冲，一下右突，那模样，活像一头负伤的疯兽，又是凶恶又是猛厉。

在芙蓉山侥幸的龟甲萨吉化，此时对上季梦寒，季梦寒香汗淋漓，气喘吁吁，身法之间，已然越来越形迟滞。

拥簇在一堆的大雷教弟子，这时却整个落了下风，梅林门不但人数占了优势，又是在自己的地头上，所有高手尽皆倾巢而出，大雷教当然吃亏。

大雷教虽然竭力死拚，但抵不住人家人多势大，这一阵子下来，业已尸横狼藉，血流遍野了，而且情况十分危殆……

这次带队远征的大雷教马教头马威足，他眼看双方在浴血苦战，目睹着自己手下在拼杀肉搏之后而倒下，却无能为力，因为身上的刀口处处深可见骨，大量流血，人已软弱的没有一点力气……

这边——

敖子青与白尊已经苦斗了二百多招了，双方的攻势仍然凌厉威伦，丝毫没有迟滞之感！

大雷教处于劣势的情形，敖子青当然看得出来，他暗忖道：

“大雷教二十名弟子在梅林门老窝放火，按时间算来，早该火势大起了，怎么现在一点动静也没有，莫非出了差

错，果真如此，一仗下来，大雷教损失只怕更惨重，为今之计，自己给白尊个下马威，时间，不宜拖得太久了……”

一面想着，他那削瘦的身驱，已倏而脱出白尊的掌力之外，在空中不断翻跃，如流星般再度倒射而下！

白尊强呼一口真气，沉意凝神，双掌互圈，又猛然横展而出，一片劲风，亦刚烈至极的由下反迎而上，这是白尊的秘技之一：“飞天旋地”！

白尊飞天旋地带来的劲气，力量十分骇人，而且密布周围三丈方圆，空气亦被劲气激荡得带起轻啸之声，沙沙直响。

敖子青的身驱宛如一片薄珠树叶，在这有似惊涛骇浪般的绵绵劲力中急穿而过，抖手十五掌，狠袭对方全身九大要害！

白尊预料不到，自己的掌力未伤到敌人，而敌人反而突破攻来，他大惊之下，向后急翻，双掌猛合，流矢般蹿出七尺。

敖子青长笑如虹，如影随形般电射而上，左手并指如戟，将敌背后五大要穴全然圈内，右掌幻起漫天掌影，急封对方四周退路，招式之狠，可谓一绝！

白尊狂吼连声，面孔涨成血红，蓦而仰天发出一阵刺耳的啸声，掌势在他的喝叱声中迅捷闪出，掌风形成相互冲激回旋之状，雄浑至极！

敖子青急吸一口真气，身驱似弹簧般蓦而升起，他大

笑道：

“白尊，这是你的看家本能‘佛罩四方’吧？在下看来也不过如此！”

白尊不理不答，口中依然喝叱不停，掌势挥舞中，劲力澎湃，沙飞石走！

敖子青在空中的身形忽而伸展，像煞一头鹏鸟自上扑落，双掌闪电般自胸前向下推出十三次，一波波的劲力，有如海洋中的波浪，汇涌冲出，波波浪浪，层层不绝，威伦无比！

呼轰的响声在空气中爆裂，宛似一根根巨桩捣入耳膜，震人心弦，沉重而闷实。

结果——

白尊像饮下过量酒，脚步不稳，踉跄后退五步，全身摇摆不定，却又十分急促而惊怒的奋力跃出三步！

敖子青抽空目光一瞥，不由他越来越觉心惊，大雷教这边已经逐渐失去了主动，以全盘形势来衡断，他们是居于劣势了。

白尊的一身功夫，是经过数十个悠长的岁月积累起来的，他的实力足可与任何一位武林高手力拚数百招，而不致落败，而他目下遇到鬼箫影敖子青，却是他一生中，做梦也想不到的最强悍的劲敌！

白尊自然看得出梅林门已占明显的优势，只要拖延时间，胜利必属于梅林门的，他喘喘气怪笑道：

“敖子青，你一身好功夫，如果投到梅林门，双方得利，

如虎添翼，锦上添花……”

敖子青身上的伤实在不轻，他让脸上尽量带着微笑，道：

“白门主，大雷教的确不如梅林门，不过你还是多为自己打算吧！”

白尊似笑非笑的道：

“难道你想战到大雷教不剩一兵一卒，你才肯罢手？”

蓦地——

一声尖叫声打断了他们的话声，二人眼角同时瞧向叫声传来之处——神铃葛全浪的兵刃竟将尤昭的脑袋砸成了一团红白交加的肉糊了，稀烂的头颅混合上满地的尘沙！

敖子青双目中倏闪而掠过一丝令人寒悚的光芒，他淡淡的道：

“你们的代价也不小，白门主！”

眉梢聚着汗珠，白尊嘶哑的大吼：

“拿我兵刃！”

同一时间，一个焦急的语声蓦而传来：

“咱们本部起火了，不好了……”

在这片混杂沸腾般的喧叫声里，双方人马俱皆转头，在虎脑背的前方，如今腾腾浓烟直冒云霄，猛烈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那么炙热，那么广泛，那么凶猛，又那么不可收拾！

白尊的面色变成了紫灰，他额上浮着青筋，双目圆睁，怨毒已极的瞪着敖子青，道：

“这是你们下三滥的手段！”

敖子青露齿微笑，道：

“在下早先不是说过，想看看白门主无家可归，如丧家之犬的模样吗？现在看到了，嗯！好像蛮有意思的。”

白尊双目暴睁，咬牙切齿的道：

“不可能，咱们派有细作，一直跟踪你们，直到你们全部出发，我们才放心的倾巢而出，你们不可能在争斗中，还有余力挪出人手去放火，姓敖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敖子青淡淡一笑，道：

“说穿了不值一文，放火的人是由在下率领的，马教头故意拖延时间，让在下救了人质，然后再令人放火，时间虽然晚了一点，不过，总算大功告成，聊胜于无是不是？”

全身一震，白尊道：

“你说什么？你已经救出了人质？所有地牢中的人？”

敖子青静静的一笑，道：

“在下已先算准了大雷教既然入了梅林门的地盘，岂能不被监视之理，所以在下就等马教头先行，让贵门的人以为咱们全来了，而回报于你，在下等人再潜入贵门，果然不出在下所料，你们没有重兵留守，因为白门主以为在梅林门范围内很安全，来往不到半个时辰，所以……大意就会失荆州。”

白尊悲创绝望的面孔扭曲，尖吼道：

“好，你狠！老夫发誓一定要将你们一个个活剥了。”

敖子青冷笑道：

“如果你还有机会的话再说吧!”

白尊转头愤恨的骂道：

“吴沾那混帐东西是干什么的？老夫叫他留守，他死了不成！”

他的形状活像要吃人一般，他身旁的自己人吓得退了一步，他狰狞惨厉的咬牙大叫：

“传令下去，全体撤退，立即回去救火！”

说完，白尊头也不回，奔跃似隼鹰掠空，抢先而去！

敖子青突然高亢叫道：

“大雷所属，别让梅林门的跑了！”

敖子青一声令下，全部的大雷教好汉恍然大悟，梅林门的人军心已溃，此时不杀，更待何时？人人精神抖擞，杀气昂扬。

洒着血，挥着汗，个个紧握家伙，疯狂了似的反扑向敌人，有如一群疯虎！

这一来，整个情况完全改变，梅林门的人见首领已退，本部又陷入熊熊烈火中，心里只想撤退，分心不战，士气全失。

而大雷教一见计划得逞，个个生龙活虎，悍不畏死，大都横了心，即使受了伤，也咬着牙竭力拼杀！

神铃葛金浪兵刃连串左右开攻，梅林门的大汉哀声连连，一下子伤了五六名。

驼叟康易已经战的精疲力竭，此时，突然又振作起精神，在一个又快又急的贴地溜滚中青虹刀暴挥如曳，那寒

冽冽青光倏闪，有两名第三瓣的瓣士业已开了腔，五花肚肠朝外迸流，大白脸顿时成了青白，一个仰头使往后翻，一个俯摔在地！

他的刀未及从敌人身上拔出，五名大汉围攻上来，他单掌猛挥，仍有二刀戮进了他的身上，而且刀刀是致命的伤。

金狐狸易连航见状，要救却已来不及，他嘶声力竭的大叫：

“康老你挺住气，咱们好好痛宰这些兔崽子，康老……”

叫吼着，他的三节棍捣飞了一人的兵器，他悍不顾死飞奔向康易的方向，官蔚的出手快不可言，趁易连航一个不注意，他的金勾倏然斜错，易连航的胸腹间立即衣碎血涌。

他棍身倒回，已将一名刚刚乘隙扑上来的梅林门弟子的脖颈生生砸断：

敖子青见状之下，像煞一抹魔鬼的幽影，以无可言喻的快速，飘然而到，一片恢宏而令人震骇的狂厉劲气，挟在漫天的飞舞的掌影中，自四面八方纵横而来，有三名大汉应声倒地。

他这一片片连绵不断的掌影，宛如飘渺无际的海洋，又似呼号咆哮的暴风巨浪，直有天云变色之概，如此紧密！

在这劲力冲激的瞬息间，一名大汉在“砰”的闷声中，被砸成了一堆肉泥！

一连串的叫吼声中，尘土再度飞扬，周遭想趁机溜走的大汉，同时被震到两丈之外，灰砂与鲜血纷纷洒落，大约有十多位。

一条条残败的躯体如朽木般，在敖子青的掌力下，毫无生气的砰然坠落，自然空气中还萦绕着哀号的余韵来了。

梅林门的弟子越来越沉不住气，他们的头目很多都已经逃回去，而他们大都不能脱身，难免急躁恐惧，不知哪一个人先吼道：

“咱们拼个鸟，瓣主早回去了……”

“可不是呀，咱们为谁卖命啊……”

“快设法跑，不跑命都没有了……”

只听一声声惊骇的大叫随即变成一片喧腾与杂乱，有人漫骂，有人埋怨，有人诅咒……

梅林门那头的浓烟弥漫着天空，烈焰熊熊，火苗子冒升已半天高，一片炫目的红，一片扎心的红，疯狂的火势，并没有因白尊等人的回转而有所改变……

鬼斧黄天也知己方的军心已经摇动，而且精神支柱——白尊门主已退，再打下去，只怕损失更为惨重，身形一动，架开了两名敌人的大刀，他引吭吼道：

“梅林门弟只们快回去救火要紧，余孽改日再清除。”

大雷教实在也无力再战了，敌人要退那是最好的，只有假装的虚张声势，吆咆辱骂几声，任凭梅林门的人马迅速的退走。

有如滚汤浇雪一般，像一阵落潮也似瞬息一空，受了

伤的梅林门弟子根本无人理会，大家逃命要紧，哪顾得了同伴。

敖子青双眸有些呆滞，他喉咙干裂如火，内腑在翻滚抽搐，他却连口气都顾不得喘，他沙着嗓子叫：

“季姑娘呢？谁看见她了？”

几名弟子东张西望，一脸无知的样子，敖子青不禁打了个栗，哀痛的叫道：

“梦寒，梦寒，你在哪里……”

地方横七八竖的躺满了，有敌，有友，有死，有伤，可是他不知道季梦寒躺在哪里，不知道她现在怎么了……

全身一冷，敖子青忙道：

“快找季姑娘……”

有一名大雷教弟子大声道：

“敖师叔，在这里，季姑娘在这里……”

敖子青目光独处，不禁心脏一抽，躺在地上的季梦寒脸色惨白如死，气如游丝，眼睛紧闭着，披落着长发，鲜血湿透了衫裙。

他俯下身去，颤抖着把试了一下季梦寒的脉搏，探探她的鼻息，他将这位美丽的情人抱起，踉跄行向刀邪奇禹那边。

心痛的，敖子青道：

“奇兄，贵教有无随行大夫？季姑娘的伤很重。”

在季梦寒左肩上，一股股的鲜血，正自伤口中向外涌出，敖子青心中起了极大的动荡，他眼眶中有着酸涩湿润

的感觉。

奇禹点点头，回头吩咐一名汉子道：

“把王大夫找来，先给季姑娘疗伤！”

季梦寒是个女孩子，不如男人壮硕，敖子青不知她如何熬过这些创伤的，缓缓放下她，他抹抹眼角的泪痕，语声沙哑的道：

“梦寒，你……你还好吧！”

季梦寒仍然昏迷未醒，那张美丽而惨白的面庞，叫人看了不禁心酸。

王大夫跪在季梦寒身旁，小心翼翼的为她拭擦伤口周遭的血污，敷药止血，然后为她匆匆包扎起来，又让她吞了一粒雪白的丹丸才离开。

敖子青长长吐出一口气，满身血渍斑斑的站起，他脑袋晕沉，四肢欲折，双目看到的尽是一片朦胧，胸口又是充满了翳闷与郁气……

他的双腿已经酸麻得仿佛不属于自己了，他勉强移步，孱弱的问奇禹道：

“怎么样，奇兄，马教头还好吧！”

奇禹点点头，道：

“马教头伤的不轻，不过精神还好，他直问敖子青如何了。”

敖子青略略放心，他回头，看见两名大汉抬着一副尸体，日光触处，他不禁全身一冷，急问：

“康老如何了？”